

形式化时间的困境

——论胡塞尔时间现象学中的疑难

彭洋

(贵州大学哲学学院, 贵州贵阳, 550025)

摘要: 胡塞尔之所以认为时间问题是“所有现象学问题中最困难的”, 是因为他一方面坚持认为时间是刚性不变的“意识形式”, 另一方面又认为时间是一种“活的当前”。这两种矛盾的理解使胡塞尔在解释时间现象时, 经常陷入“无限倒退”“静止不动”。胡塞尔的前一种时间观实际上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牛顿等人的传统时间理解; 而后一种思想却富含新意, 启迪了海德格尔、德里达、斯蒂格勒等后来一批重要思想家对时间问题推陈出新的探索。

关键词: 胡塞尔; 时间; 形式; 空间; 活的当前

中图分类号: B1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3)02-0030-08

胡塞尔认为时间问题是“所有现象学问题中最困难的”^{[1](276)}, 从1904年冬季学期的“时间讲座”到1934年的《C手稿》, “胡塞尔对时间构造问题的研究超过三十年”^{[2](89)}。在这一漫长的思考过程中, 胡塞尔一方面坚持认为时间是刚性不变的“意识形式”, 另一方面又认为时间具有“活的当前”的动态结构。这两种矛盾的理解, 使胡塞尔在解释时间现象时常常陷入“无限倒退”“静止不动”等困境。本文在梳理胡塞尔时间理解之要点的基础上, 对其所遇到的困难进行总结, 并尝试探讨胡塞尔遇到这些困难以及其始终未能得到解决的原因。

一、时间之“意识形式”的坚持

“众所周知, 意向性(Intentionalität)是意识的根本特性, 也是一切现象学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时间意识(Zeitbewusstsein)则是意识的根本底蕴, 是经过彻底的现象学还原之后意识所具有的根本形态。”^{[3](21)}将时间当作意识活动之形式是胡

塞尔对时间的基本理解和定位, 因为“一切意识都是时间性的。时间意识因此不是意识的分离领域, 而是属于所有体验的形式结构”^{[4](3)}。“胡塞尔在其一生中一贯地提及作为形式的时间”^{[5](40)}充分证明, “胡塞尔对时间的思考来自持续不断的努力, 这些努力想获得一种将时间意识的构造予以类几何的形式化”^{[2](89)}。“时间作为客观时间段的全面形式是刚性的、不流动的。”^{[6](136)}作为形式的时间为意识河流中的流动内容提供同一性, 因为“它正是河流中的刚性同一性”^{[6](136)}。由于流逝于意识河流中的意识内容是杂多的、非连续的, 对应这些内容的形式就被分散为“时间点”, “时间点自身据其形式是同一的, 在给予性的不同模式中展示着自身”^{[6](36)}。如此意义上的时间只是空洞、无内容的形式, 如同一根带刻度的管道。这样的时间形式与康德的时间观非常吻合, 所以胡塞尔说: “我们现在理解了时间是感性形式这一康德命题的内在真理, 而且因此它是客观经验的所有可能世界的形式。”^{[6](352)}

然而据我所知, 康德和胡塞尔都没有专门讨

收稿日期: 2022-10-26; 修回日期: 2022-12-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新兴增强技术前沿的人文主义哲学研究”(20&ZD045)

作者简介: 彭洋, 男, 甘肃嘉峪关人, 哲学博士, 贵州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现象学与科技哲学, 联系邮箱:

pengyang1983@foxmail.com

论或定义过“形式”(Form)这个概念,德语《胡塞尔词典》也没有解释“形式”的词条^[4]。他们仍在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形式”意义上使用此概念。亚氏所说的形式是与无形式的质料(ὕλη)相对的 μορφή,该词的本义指物体的“外形、外观”。胡塞尔在讨论感性质料和意向形式时直接用了这对古希腊词,并且称它们为“无形式的质料与无质料的形式”^{[7](250)}。亚氏在定义 μορφή 时深化并扩展了其含义,他说:“我说的形式是任何一物的本质及其第一本性。”^{[8](189, 1032b)}无形式的质料获得形式就是获得其最终的规定性和现实性。换言之,形式是作为潜能的质料向现实存在转化的最终目标,即运动的终点,“因为没有运动是无限的,而是有一个目标”^{[8](87, 999b)}。所以形式这个概念就意味着运动的终点,即界限。亚氏把这种运动的完成称为 ἐντελέχεια,其字面和原始含义就是“达到终点、界限”。胡塞尔将时间定义为形式,也沿用了“形式”概念所具有的界限含义:“时间是一种客观形式,每个时间点是客观形式的点(界限),而且作为其自身是客观的。”^{[6](181)}

由此可见,胡塞尔对时间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亚氏的思想框架之内,正如伯内特所言:“我们在此对亚氏的时间学说感兴趣只是因为,它以一种论题、概念和问题的摆置方式在起作用,而且胡塞尔仍在使用这种摆置方式。”^{[9](27)}所以,那托普认为胡塞尔“没有超越亚里士多德”^{[10](232)}是有道理的。

二、时间之“活的当前”的体认

胡塞尔的时间理论基于对感知现象特别是对声音的反思性分析,因为“原初意识是直观意识”^{[6](40)},是“直接的、最基础的智能行为”^{[1](XV)}。从时间的角度讲,“感知构造当前。为了能体验一个如此这般的现在,使一个现在存在明证地对我出现,我必须感知”^{[1](182)}。“现在”是意识总是直接所在的时间相位,是最直接的时间体验;它对应着现象学中“一切原则的原则”——直观。所以,对“现在”的分析不仅是胡塞尔时间现象学的起点和基石,而且支配着胡塞尔对时间的整

体理解。“对作为‘整体’的一般时间有效的是:它‘始终’是当前的时间,或者它总有一段当前,总有一段(一个无限分支)过去以及同样一段无限的未来分支。”^{[6](181)}

因为我们的感知是动态连续的,否则我们就不能感知到一段连续流动的旋律,而是一堆前后相继但却相互离散且静止的音符,所以现在本身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点状存在,而是具有“滞留和前摄”的动态延展。这种“活的当前”如同一颗彗星:其中最直接的原印象就是彗核,滞留相当于彗尾,前摄相当于彗星轨迹预示出的前进方向。滞留是原印象的映摄(Abschattung)^{[1](275-276)},是原始回忆,即“活的当前”中的“活的过去”;前摄则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倒置的滞留”^{[6](17)},是“直观的期待”^{[1](167)},即“活的当前”中的“活的未来”。处于现在正中的感觉质料处于最大充实状态,滞留中的感觉质料在经历脱离充实,而前摄是对充实的期待,在前摄中其实没有真正的质料内容,这就是前摄和滞留的根本区别。所以,黑尔德将前摄定义为:“意识向那可能的、包含在即将到来的原印象中的充实的原始伸展。”^{[1](260)}尽管胡塞尔经常将滞留和前摄称为“原始回忆”和“原始期待”,但“滞留和前摄不能与回忆和期待相混淆,因为它们不是想象过去和未来的独立行为,而是感知当前的非独立环节”^{[12](92)}。活的当前本身就是最基本的意向性,即活动的意识,正如倪梁康先生所言:“我们据此可以把滞留、原印象(原意识)、前摄称为三种独特的意向性。也就是说,在时间意识中有三种时间性被意向了:滞留意向、印象化和前摄意向。”^{[13](20)}

如此的“活的当前”显然不是静止孤立的点状存在,所以胡塞尔说:“体验必须以这种方式被延展开,一个点状相位绝不可能自为存在,这两方面都属于体验的本质。”^{[1](47)}相比于彗星的形象,“活的当前”更像是一种从中间向两边延伸的“绽出”:“原印象、滞留和前摄可以理所应当称为‘绽出’(Ekstasen),因为它们以流动着超出自身的方式互相关联,并由此开启出一个视域,在这里时间对象显现为‘现在’‘刚才’‘然后’。”^{[12](101)}正因为我们的感知意识本身具有这样的动态结构,我们才能感知到运动和时间现

象：“这是明证的，即对时间性客体的感知本身就有时间性，对延续的感知本身是以感知的延续为前提的，对任意时间形态的感知本身有其时间形态。”^{[1](22)}即只有感知对象的运动本身符合我们的感知意识的动态结构，我们才能感觉到它们在运动，比如一串电影胶片单独看每张都是静止的，但若以一定速度连续播放，我们就能看到运动画面。而且感知对象的运动速度必须符合我们感知意识的意向速度才行，否则，如果感知对象的运动速度太快或太慢，我们都不会感觉到它们在运动。比如高速旋转的螺旋桨看起来像是消失了，或者缓慢爬行的蜗牛看起来根本没有移动。事实上，现代电影业早已从经验中测出了人类感知意识运动的平均速度：“每秒24帧对我们足够好了，但对许多动物就像是在看最早的闪烁电影。”^{[14](68)}

三、形式化时间的困境

(一) 静态的刚性存在

将时间当作感性形式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运动的时间会成为静态刚体。由于时间形式成为感性内容之同一性的保障，所以时间形式提供的时间位置本身不变化、永远自身同一。这种刻度般的时间位置只能被理解为静态、孤立的时间点，而这与“活的现在”的绽出意象显然不符，与胡塞尔所说的“一个点状相位绝不可能自为存在”相矛盾。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时间点会导致芝诺悖论。因此，当胡塞尔断言“时间及其对象不流动，它们存在且此存在是刚性的”^{[6](182)}时，他自己也不禁问道：“难道水不流，鸟不飞吗？难道许多或所有时间之物不是生成着的、开始着的、变化着的，而且外加是一条变化之流吗？”^{[6](182)}尽管如此，胡塞尔仍然坚持：“客观变化是一种刚性存在，一段不动的时间，被如此分配的同一时间充盈填充。这首先适用于带有其现象学过程的现象学时间。”^{[6](183)}事实上，胡塞尔把这种时间理解看作“重要的时间存在论公理”^{[6](181)}，并以此命名该节。

如此的刚性时间形式实质上与其中流逝的内容是可分离的，而且作为位置的时间点本身除

了有一种“前后”的形式差别外，都是均匀同质的。过去的时间点和未来的时间点只是前后位置不同，但两者实质上可以互换。这种将时间客观形式化的理解非常接近牛顿的时间观，所以德国前现象学学会副主席因伽·罗默尔曾评论道：“这里被表述的一个批评在于，这个同质、无限、客观时间的胡塞尔模式显然遵循牛顿的时间概念，但是胡塞尔认为，这是客观时间从直观上去辩护的方案。”^{[15](113)}其实，胡塞尔在根本上仍遵循牛顿式的时间观并不难理解，因为“胡塞尔的时间分析是一种科学理论规划的部分，此规划力求通过来自一个纯意识的现象学式的科学为自然科学奠定认识论基础”^{[12](102)}。当人们试图从近代自然科学角度理解时间时，就不得不像自然科学那样首先将时间当作主体之外的客观对象，因为“科学的这种同其在生活世界中的基础和其奠基性的主体行为的脱离是其压倒性成功的必要条件”^{[16](31)}。而如此被隔绝和静态化的理念般的同一物才能满足自然科学所需的可重复验证和数学分析的要求，即形成物理学意义上的质点；当时间也被如此处理时，就必然会变成一串离散的时间点，如此一来当然就会“水不流、鸟不飞”了。然而，胡塞尔又不愿意放弃时间的连续性，于是在谈到时间的刻度标记作用时，他说：“但是这里要注意的是，通过整数标示不意味离散性(更好但不能清晰描述的标记应该用连续性的无理数)。”^{[6](241-242)}可是无理数是不可分割的、无限不循环的，它本身就是动态的且无法像点一样被静态地表示。

(二) 物自体的残留——质素(Hyle)

既然时间形式本身是空洞的静态刚体，它就需要相应的感性填充物——质素。因此，质素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1905年的《内时间意识讲座》中，而且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并非偶然^②，而是出于时间分析的必然性。此前的《逻辑研究》中虽然也有与之对应的概念，但被称作“原初内容”(primäre Inhalte)。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质素一词无论是在其古希腊意义中还是在胡塞尔的使用中都是形式的对应物，因此，既然时间形式静止不变，那么质素就得流动变化。在胡塞尔漫长的哲学生涯中，质素一词的含义并不总是一致

的，有时“质素不是意向性的，如果‘意向’是指狭义上的对客体性的主动把握，但质素是意向性的，如果意向性——笼统地理解——也包括在内时间中的构造的话”^{[17](213)}。如果具有意向性的质素早先仍然是自我中的成分，那么在胡塞尔晚年对时间的思考中，质素则变得越来越模糊和远离自我了，因为，“纯质素在一定意义上是无我的，对其的立义是自我的功能，经由立义质素才是世界的显现”^{[18](100)}。“原始质素在自己的时间化中可以说是一种在具体当下中的对自我而言陌生的内核。”^{[18](110)}所以，正如有学者所言：“这个质素是从外部提供的。……意识不能生产它，反而必须接受它。”^{[19](159)}换言之，质素是独立于自我之外的存在，其存在不需要自我，但自我之存在却依赖于质素。这样的解释更符合我们的感觉经验，因为感觉经验并非完全被我们的意识所掌控；就我们直接、朴素的感受而言，感觉经验是受某种外在于我的刺激产生的。但如果接受这样的质素，那么胡塞尔通过先验还原得到的超越论自我将不再纯粹，而且试图从超越论自我构造世界的设想也从根本上不成立。除此之外，还将面临更严重的问题：“这两个领域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更确切地说，自我究竟如何能与非我之物相关联，如果不是奠基性且‘整体性’的时间意识同时保证了意识的统一性？”^{[20](327)}

这样的质素很难摆脱物自体的阴影，因为它在自我之外，但又是感知经验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假设没有被感知到的质素，但却不能想象没有质素的感知，因为一切想象都以感知为基础。但只要将时间当作空洞的形式，“就不得不在时间构造尚未发生时的原始湍流中假定一个质素过程”^{[21](179)}。由此看来，胡塞尔的时间理论很大程度上仍局限在传统思想框架内，形式-质料“这个样式只是一个，可以说是胡塞尔知觉分析中的传统方面”^{[22](51)}。所以，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以下批评有一定道理：“现象学研究受老传统的魔力蛊惑，尤其在涉及其最本己的主题——意向性——的最原始规定的地方。”^{[23](178)}

（三）无限后退的阴影

胡塞尔一边将时间看作点状的形式，另一边又认为时间具有“活的当前”之动态结构，当把

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无限后退就出现了。因为当把一个时间点看作是“活的当前”时，这个点就具有同时向前和向后伸展的“前摄和滞留”，而时间点是前后相继的，“因此前摄也在此指向前摄(与充实)；它们自身又是当下性，所以指向它们的前摄必须被接受，并且如此到无限”^{[6](226)}。滞留的情况与前摄本质相同：“诸多滞留那里的困难曾是：我们如何意识到作为诸多滞留(以及新出现的原初被给予性)之过程的过程？这曾看起来要求诸滞留自身经历立义，要求我们达到更高层的滞留，并且如此到无限。”^{[6](10)}所以，事实正如胡塞尔自己承认的那样：“看来，到处都面临无限后退。”^{[6](81)}

然而，问题正在于胡塞尔首先认为时间是感性形式。可是如前文所述，形式这个概念本身具有边界和终点的意义，所以胡塞尔从根本上不愿意接受“活的当前”的无限性，因为“‘无限’的意思与人们对此的解释正相反：不是‘此外全无’，而是‘此外永有’，此谓无限”^{[24](139)}。与其说无限本身就是没有界限，毋宁说是不断超越界限。在用有限的形式限定无限的生成时，就会出现矛盾，比如每个时间相位作为同质的形式，其结构理应相同，即每个时间相位都应该具有“滞留—当前—前摄”三重结构。但胡塞尔却说：“每个中间相位，只是开始相位和结束相位或毋宁说那些接着它们的相位除外，有一个双重或毋宁说三重面孔。”^{[6](7)}“如果一个事件开始，则任何与它自身相关的滞留在起始点都是缺少的。”^{[6](37)}后面这句引文的道理也适用于前摄与结束点的关系。之所以要排除掉开始相位和结束相位的三重结构，就是要在坚持时间的形式性，把动态的绽出还原为作为边界的时间点，用此强行规定来避免无限后退。但这显然在逻辑上无法成立且令人难以接受。

“无限后退像一个可怕的阴影跟随着胡塞尔的时间现象学，不仅出现在早期文本中，也出现在《贝尔瑙手稿》中，直到晚期的《C手稿》中。”^{[6](XXXVIII)}事实上，无限后退的阴影在《C手稿》中显得更大了，因为在那里，自我之下出现了原-自我(Ur-Ich)，质素之下出现了原素质(Urhyle)。依此类推，原-自我之下还可以有“原

—原—自我”，以至无穷。胡塞尔一直把无限后退视为一种“缺陷”和有待解决的问题，但事实可能并非他理解的那样。正如《贝尔瑙手稿》的编者所指出的：“尽管在《贝尔瑙手稿》中一再出现的无限后退难题，不能简单地和单独地归为一个或其他几个多少令人信服的原过程学说。这里可能涉及一个非常原则性的问题，此问题涉及胡塞尔时间现象学开端的全部系统性。或许它就是如此简单，根本就没有不以时间为前提的对时间起源的规定。”^{[6](XLIV)}

另外，将“滞留—当前—前摄”的三重结构代入时间点，还会同时产生另一问题：如果时间点是前后相续的，那前一个点的滞留就连接着后一个点的前摄，那么在两点衔接的部位，就会既是前摄又是滞留。于是胡塞尔又有了以下自相矛盾的说法：一方面，前摄是倒转了的滞留，只是滞留的变异，甚至以滞留为前提：“它然后是前回忆和走向过去的再回忆的一个变异。”^[13]这样实际上使过去在一定意义上“先于”未来存在，而且会混淆未来之开放性、不确定性与过去之封闭性、确定性的根本区别。另一方面，胡塞尔也意识到此问题，于是又说：“前摄从一开始就不能被赋予和滞留一样的地位，只要它作为模糊—不确定的被接受(这也仍是研究的缺陷)。”^{[6](74)}正因为胡塞尔的时间分析本身有这样的矛盾和含混，才引起一些学者的误读。比如伍德认为：“而且像他声称的那样，如果现在只是一个理想极限，这就诱导人把滞留当作初始现象，印象意识随之成了由滞留推导出或衍生出的，或者可能只是滞留的抽象阶段中的一个。”^{[25](95)}对于伍德这一误解，布拉夫批评道：“从这里很容易进一步让现在，就是作为感知的现在，完全消失。伍德甚至认为，没有感知这回事，而且没什么能和滞留相比。”^{[26](509)}虽然伍德的理解有误，但也不得不说，胡塞尔对时间问题的思考不清和前后矛盾的表述的确容易引起误解。

四、形式化时间困境的根源

(一) 空间的优先性

在胡塞尔看来，时间和空间相互分离，这可

以从其以下论断得到证明：“在声音领域没有空间。”^{[1](252)}“感性声音，不在空间中，而且在空间时间中有其位置；声音作为‘纯粹经历’延续着，即一个现象学时间(一阶)中的事件。”^{[6](186)}这两句话出现在胡塞尔相隔至少十年的两部时间问题专项研究手稿中，且前一句话中的“声音领域”以斜体强调形式出现，足以证明此观点不是随便一说，而是胡塞尔对声音与空间关系的基本观点。声音现象是胡塞尔分析时间意识的感性基础，既然它不在空间中，则意味着对胡塞尔来说时间与空间在原则上是可分离的。胡塞尔将空间看作一种有待充实的空间形式，它从根本上来自物体外形^{[27](66)}。空间形式可以是空的且包含第一质料^{[27](66-67)}。这种空间观念将空间当作一切存在者的基础，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将空间看作容器，它承载着万物；空间可以什么都不承载而独立存在，但万物却必须在空间中存在，空间作为万物的前提因此具有优先性，正如德里达所说：“不论所有推动现象学的对立动机，这里空间的优先性在一定方面很明显。”^{[16](83)}

空间的优先性在胡塞尔的思想中集中体现为对视觉的依赖，他说：“睁开眼睛，我们就看到了空间里面——就是说(像反思性观察所展示的)：我们有视觉的感觉内容，它们为空间表象，一种被规定的、空间上如此被安置的物体的表象奠基。”^{[11](5)}所以，视觉又是空间的基础。对视觉的偏重统治着胡塞尔的思想，这种统治被胡塞尔无意识地接受和运用，甚至从未对此产生过疑问和怀疑。例如，即使在研究时间的手稿中，胡塞尔也经常用“目光”指代意向性本身，甚至说“看向声音”^{[6](130)}。这种说法不仅与上文中胡塞尔说声音不在空间中相矛盾，而且证明胡塞尔将时间定义为感性形式时，很大程度上是在空间形式的意义上使用形式一词。这是因为形式一词无论其原始的直观含义还是引申的抽象含义，都与视觉直接相关，因为绝大多数视觉对象都有明显的边界，因此视觉本身就有强烈的切割和界定倾向，正如麦克卢汉所言：“我们分析的西方世界的碎片化和切割力应该是源于对视觉的偏重。……通过视觉强调形成的碎片化发生在对时间片断、或空间方面的孤立化中。”^{[28](111)}受视觉支配的胡塞

尔在分析时间时始终力求将时间形式化、碎片化,想以此达到一种对时间的“客观”理解。然而,时间本身的无限性、开放性和连续性又一直在拒斥和否定这种分割和孤立^③,当胡塞尔想用有限、静止的形式去界定无限、连续的时间本身时,自然就会到处碰到矛盾和无限后退。

(二) 空间的均质性和共在性

空间的另一大特性是各向同性的均质性和共在性,即空间的各部分都同时存在且没有质的区分,可以说它的各部分没有实质区别,是同一的,所以胡塞尔说:“空间连续统是同一地贯穿所有演替的形式。在这种同一性观察中,空间在其独特的多维结构中是世界之抽象—一般的形式规定。”^{[29](180)}空间的这种均质性和共在性与胡塞尔设想的时间形式相吻合,所以他将此性质也赋予时间,因为上述引文的前两句话就是:“作为真实共在之形式的时间来自两个主要维度:演替和同时性。它是演替之物的共在,并且在演替的各阶段是同时者的共在。”^{[29](180)}更重要的是,胡塞尔认为时间的演替来源于空间,因为紧接着本段的第一部分引文胡塞尔说:“时间作为世界在其现实性中的形式具体地以这种方式存在:它有其作为在普遍演替中的位置的当时性(Jeweiligkeit),这个演替正是空间性的演替,正是在此空间性在内容上被充实。”^{[29](180)}至此可以明显看出,胡塞尔始终以空间为原型去理解和规定时间。

然而,事实上演替现象并不源于空间,而是源于时间,因为演替作为前后相续以“前-后”的区别为前提,而“前-后”作为原始意识现象来自时间而非空间,正如时间的最基本相位“当前”(Gegenwart)本身所表明的^④。更重要的是,若把空间的均质性代入时间,就会消除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各相位间的差异,消除时间的不可逆性,由此才能得到一种客观的、共在的同时性。而这种均匀的、绝对的同时性无论从哲学上,还是广义相对论所证明的,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原始的时间现象作为“绽出”(Ekstase)^⑤就是不断地从当下和自身中出离,它本身就是不断地运动变化,即差异。正是这种不断出现的差异造成了时间的不可逆性,而这种不可逆性就体现于我们在“活的当前”体验到“现在”总是一去不

返。虽然过去和未来是“同时”绽出的,但它们却不同质,因为确定的过去与不确定的未来不能等同;确定的过去与不确定的未来之间的这种矛盾(黑格尔意义上)正是时间运动本身。从更广阔的物理意义上讲,差异也是造成运动的原因和动力,如势能差和热量差,如果没有这些差异,所有的物质温度达到热平衡,宇宙就会进入热力学第二定律预测的热寂状态,这时的宇宙中将再没有任何可以维持运动的能量存在。

所以,空间其实是对时间的否定,均质与同一就是对差异与不可逆的消除,而没有了差异与变化就是死亡。正如斯宾格勒所说:“空间是凝固了的时间。……时间生成空间,空间杀死时间。”^{[30](224)}“在死亡与空间之间存在一种深刻且很早就被感受到的内在关联。”^{[30](214)}“人们通过进入空间杀死活生生之物,空间是死的并产生死亡。”^{[30](160)}胡塞尔的错误在于试图通过被生成者去规定生成者,用死的去理解活的,所以总是遇到矛盾。也正是这种对时间均质化与共在化的理解,使胡塞尔像牛顿那样把时间当作一种绝对的、客观的存在形式。所以,贝内特的以下评论是非常深刻、中肯的:“胡塞尔的时间分析因此主要仍受形而上学的启发,因为它是在知觉问题的框架中被着手进行和发展的。”^{[9](31)}“当胡塞尔相信必须通过这种代理性的中间环节传达意识的两个维度间的关系,即绝对意识与内在时间对象(像某种超越着的知觉行为或声音进程)的关系,他就又一次成为以空间知觉为导向的形而上学时间理解的受害者。”^{[9](39)}

五、结语

胡塞尔一方面坚持认为时间是一种客观形式,另一方面又通过其细致深入的现象学反思发现了“活的当前”。前一种时间观实际上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牛顿等人的传统时间理解;而后一种思想却富含新意,启迪了海德格尔、德里达、斯蒂格勒等后来一批重要思想家对时间问题推陈出新的探索。总之,胡塞尔的时间思想既有传统守旧的一面,又有突破创新的一方面,表现出

明显的过渡时期思想家的两面性和矛盾性,正如贝内特所言:“胡塞尔试图将所有存在还原至其对于一个当前超越性意识的可能给予性,这意识本身也是绝对当前的,这种想法看来与形而上学的时间理解不可消除地纠缠在一起。反过来讲,胡塞尔对一种新的时间理解的开端又必须被当作告别超越论-现象学还原思想的标志。”^{[9](31)}也许正因为胡塞尔本人也意识到自己没有把时间问题想清楚,所以他生前未整理发表《贝尔瑙手稿》和《C手稿》。胡塞尔的时间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于我们这些当代研究者来说,通过考察其长达三十年的时间思考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如胡塞尔这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思想家想要摆脱旧传统的束缚也绝非易事,甚至远谈不上成功。我们在吸取其思想的创新内容时,更重要的是澄清胡塞尔没能摆脱旧思想桎梏的原因。只有做到这点,我们才能更准确地定位和评价其思想的创新之处,同时避免犯同类错误。只有如此,思想本身才能前进。

注释:

- ① 本文中所有来自外文文献的引用皆由作者自己翻译。
- ② 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讲座》中没有直接使用和定义 Hyle 一词,但是使用了 hyletische Daten 等同义的概念。
- ③ 对于时间的无限性与开放性的论证,请参见拙文:《作为方向与无限的时间——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空间”概念的现象学解构》,《哲学分析》,2019,10(2): 56-67, 197; 斯蒂格勒对未来之无限性的论证,可参见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 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137。
- ④ 对于方向感来源于时间意识的论证,请参见拙文:《作为方向与无限的时间——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空间”概念的现象学解构》,《哲学分析》,2019,10(2): 56-67, 197。
- ⑤ Ekstase 源于古希腊词 ἔκστασις,此词的动词形式是 ἐξίστημι,本义即“使改变、改变位置”;德语中对 Ekstase 的解释是 aus sich Heraustreten(从自身中走出)。

参考文献:

- [1] HUSSERL E.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sstseins(1893—1917)(Hua X)[M].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59.
- [2] SCHNELL A. Das Problem der Zeit bei Husserl: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husserlschen Zeitdiagramme[J]. Husserl Studies, 2002(18): 89-122.
- [3] 徐立文. 目的论在胡塞尔早期现象学中的萌芽[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3(2): 21-28.
- [4] KEILING T. Das Stichwort, Zeitbewusstsein[C]//Gander, H.-H. Husserl-Lexikon. Darmstadt: WBG, 2010: 3.
- [5] JORDAN R. W. Time and Formal Authenticity: Husserl and Heidegger[C]//Brough J. B. The Many Faces of Time. Dordrecht/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37-65.
- [6] HUSSERL E. Die Bernauer Manuskripte über das Zeitbewusstsein(1917/1918)(Hua XXXIII)[M]. Dordrecht /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
- [7] HUSSERL E.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Erstes Buch. 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änomenologie (Hua III/1)[M].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67.
- [8] Aristoteles. Aristoteles' Metaphysik[M]. Übers. von Bonitz, H. Hamburg: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2010.
- [9] BERNET R. Die ungegenwärtige Gegenwart: Anwesenheit und Abwesenheit in Husserls Analyse des Zeitbewußtseins[C]//Orth E. W. Zeit und Zeitlichkeit bei Husserl und Heidegger. Freiburg im Br. /München: Karl Alber Verlag, 1983: 16-57.
- [10] NATORP P. Husserls,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J]. Logos, 1917, 18(7): 224.
- [11] HELD K. Phänomenologie der eigentlichen Zeit bei Husserl und Heidegger[J]. Internationales Jahrbuch für Hermeneutik, 2005(4): 251-273.
- [12] BERNET R. Die Frage nach dem Ursprung der Zeit bei Husserl und Heidegger[J]. Heidegger Studies, 1987(3): 89-104.
- [13] NI Liangkang. Urbewußtsein und Unbewußtsein in Husserls Zeitverständnis[J]. Husserl Studies, 2005(21): 17-33.
- [14] GREENFIELD S. Brain story: unlocking our inner world of emotions, memories, ideas and desires[M]. London: BBC, 2001.
- [15] RÖMER I. Das Zeitdenken bei Husserl, Heidegger und Ricoeur[M]. Dordrecht: Springer, 2010.
- [16] DERRIDA J. Edmund 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 An Introduction[M]. Trans: John, P. L. Jr.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 [17] RABANAQUE L. R. Hyle, Genesis and Noema[J]. Husserl Studies, 2003(19): 205-215.
- [18] HUSSERLE. Späte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1929—1934):

- Die C-Manuskripte(Husserliana Materialien VIII)[M]. Dordrecht: Springer, 2006.
- [19] MENSCH J. Retention and the Schema[C]//Lohmar D, Yamaguchi I. On-Time-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 of Time. Dordrecht/Heidelberg/London/New York: Springer, 2010.
- [20] STREUBEI T.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Zeit[J].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003(1): 295–329.
- [21] KORTOOMS T. Phenomenology of Time: Edmund Husserl's Analysis of Time-Consciousness[M]. Dordrecht: Springer, 2002.
- [22] MELLE U. Das Wahrnehmungsproblem und seine Verwandlung in Phänomenologischer Einstellung: Untersuchungen zu den phänomenologischen Wahrnehmungstheorien von Husserl, Gurwitsch und Merleau-Ponty[M]. TheHague/Boston/Lancaster: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3.
- [23] HEIDEGGER M.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GA20)[M].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9.
- [24] ARISTOTELES. Aristoteles' Physik, Zweiter Halbband: Bücher V(E)-VIII(Θ)[M]. Übers. u. hrsg. v. Zekl, H. G.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88.
- [25] WOOD D. The Deconstruction of Time[M]. Evanston in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6] BROUGH J. B. Husserl and the Deconstruction of Time[J].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1993(46): 503–536.
- [27] HUSSERL E. Ding und Raum(Hua XVI)[M].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3.
- [28] MCLUHAN M.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M]. 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 The MIT Press, 1994.
- [29] HUSSERL E. Die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 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Hua XXXIX)[M]. Dordrecht: Springer, 2008.
- [30] SPENGLER O.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M]. Düsseldorf: Patmos & Albatros Verlag, 2007.

The dilemma of formalized time: On the problematique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of time

PENG Y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reasons that Husserl regards the problem of time as “the most difficult of all phenomenological problems” lie in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Husserl insists that time is the rigid form of consciousness; on the other hand, he discovers that time has the dynamic structure of the “living present”. These two contradictory understandings of time often render Husserl fall into the dilemmas of “endless regression” and “motionless standstill” when interpreting the phenomenology of time. In fact, Husserl's former understanding of time does not go beyond the traditional explanation of time by Aristotle, Newton and the like, while his latter understanding of time is rich in inspiration which enlightens a host of later philosophers like Heidegger, Derrida, Stiegler and so on to get rid of the stale and bring forth the fresh in exploring time.

Key Words: Husserl; time; form; space; living present

[编辑：胡兴华]